

经典

历险故事



Ling Dian
Li xian gu shi

[挪威] 托尔·海尔达尔 著
夏天 > 编译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勇气 + 神奇 + 惊险 + 离奇即将与酷爱历险的人一起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8
?

中国出版社

1110692

经典历险故事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原著 托尔·海尔达尔「挪威」

编译 夏天

中国社
会出版
社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106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挪威)托尔·海尔达尔著;夏天编写. —北京:中国出版社,2003.2 修订(历险故事丛书)

ISBN 7—80088—958—0

I. 太… II. ①托…②夏… III. 故事—世界—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7025 号

丛 书 名: 历险故事丛书

书 名: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编 者: 夏 天

责任编辑: 李威海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5. 75

字 数: 111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88—958—0/I·121

定 价: 238. 00 元(全十册)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在美丽的南太平洋诸岛上，波利尼西亚人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太阳神蒂基带领他的部族乘木筏漂过太平洋来这里定居。有一位年轻的挪威探险家海尔达尔在做了大量的考证后，为了证明古代人类有能力进行远距离的迁徙行动，于是6名探险家乘一只木筏从秘鲁出发，在海上漂泊了101天，航行4000海里，终于抵达了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岛。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波利尼西亚人是来自秘鲁这一不被人们信服的神话。

目 录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1)
艰难的筹备	(9)
轻木树与轻木筏	(24)
“康蒂基号”出海	(48)
太平洋之旅	(65)
海上漂流生活	(86)
来到“天堂”之岛	(113)
可爱的波利尼西亚人	(134)

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有时你会发现人是多么不可理解。当我和我的五个伙伴和一只鸚鵡，终于踏上了我们的梦想之路：开始坐上一只木筏做一次冒险旅行时，一天早晨，当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无垠的大海中，一时竟忘记了自己是在做什么了。然后禁不住会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在这样的心情中，坐在木筏上，打开一本被露水打湿的航海日记，在上面写道：今天是五月十七日，挪威的独立节。海上的浪很大，但却是顺风。今天是我的值班日，有七条飞鱼和一条鱿鱼飞到了我们的小木筏上，我还在托斯坦的睡袋里找到一条不知道名字的鱼……

写到这我停住笔，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而我却是在一片蔚蓝的大海上。放眼向左边望去，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巨浪汹涌着从我们的身边涌向那可望而不可及的蓝天。右边是座竹舱，这座伸不直腰的小竹室就是我们六个“冒险家”的家了。舱内仰卧着一个满面胡须的大汉，他正一边读着歌德的书，一面把脚趾头插到屋顶上竹架子的空档处。

“本格特”，我一边推开想爬到航海日记上的鸚鵡一边问他，“你说，我们怎么会干起这种傻事呢？”

“天才晓得，你怎么连自己出的鬼主意都搞不清了，不过，我还是认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了不起。”

本格特说完，又像没事似地继续看他的歌德。他对我的迷惑并不是十分地关心。舱面上三个半裸的人正在骄阳下忙碌着。他们满脸的络腮胡子，浑身上下被晒成棕色，脊背上挂满了晶莹的汗珠，看见他们这副模样，你就会知道他们都是乘木筏航行的老手。

艾瑞克拿着六分仪和一叠纸弯腰走进舱内。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西经 98 度 46 分，南纬 8 度 2 分。伙计，我们走得可真不慢啊！”

他拿起我的铅笔，在竹壁上的一张航海图上画了一个小圈。从秘鲁海岸卡亚俄港出发至现在，他已划了 19 个小圈，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条曲线。这时赫尔曼、科努特和托斯坦也挤进来看。

“我们离开秘鲁港已经 850 海里了，”赫尔曼趾高气扬地说。

“离最近的岛可还有 3500 海里呢，”科努特小心谨慎地说。

“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月亮下面，海床以上 15000 英尺的地方，”托斯坦过来搭话说道。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准确位置了，大家也不再说话，而我又陷进了思绪中，慢慢地回忆起这件事的由来。

这件事应该从去年冬天纽约的一家博物馆办公室开始。也许还要更早，需要追述到七年前，从太平洋中马克萨斯群岛的法土希伐岛开始。我们这次的航行，若不是被东南风吹到塔希提和阿莫土群岛，我们也许还会在那里靠岸，从我们的出发点到那里除了几千海里的大洋外，没有任何陆地可以停靠。

我还清楚地记得七年前的情景，我当时和妻子一起停留

在那个岛上，为了采集生物标本，收集在那个岛上已经消失的文明遗迹和残存物。

为此，我作为那里惟一的白种人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那是一个与文明世界遥远得无法理解的地方。我和妻子自愿放弃文明世界的种种好处，同时也躲开了它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自己在海滩的棕榈树下造了一间屋子，我们在太平洋上岛屿的热带丛林中渔猎而食。

一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面向大海，坐在洒满月亮银辉的沙滩上，耳边飘荡着树林和风嬉戏的沙沙声；闻着一阵阵袭来的海水咸味和林木散发的芳香。每隔一段时间，波涛从海上滚来，巨浪的声响又淹没这一切。海浪撞在岸边的岩石上，惊起万点浪花，这点点浪花在波光粼粼的月光礁石间喧哗着，发出清脆的音乐般声响，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海水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拍打着海岸。

“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边才有这么大的风浪？”妻子问我。

“因为风总是向这边吹来，所以海浪总是向这边涌，”我说。

我们良久地坐在海滩上，领略着大海的雄伟风姿。

自古以来，这岛上的鸟类到海上远航，外出捕鱼时都向着东方飞行，等夜晚吃饱肚子时又乘东风返回。连这岛上的花草树木及庄稼也完全依靠这东风带来的甘霖生长。而当时我们坐在沙滩上，就已十分清楚，在东方水平线后面那遥远的地方，是南美洲辽阔的海岸，而横亘中间的是4000海里空寂的海面。

这一点连最早来岛的土著人都十分清楚，而今日的岛上居民也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坐在海滩上，凝视着天空中的浮云和月光下的大海，听着一位岛上老者的述说。他半裸着蹲在那儿看着一小堆篝火的余辉发呆。

“蒂基，你在问他吗？”老人十分庄重地回答我。

“他既是神又是酋长。从前，我们就住在大洋彼岸那片辽阔的土地上，是蒂基带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岛上的。”

老人一边用树枝挑亮篝火，一边默默地沉浸在往事的怀念中，看得出，他是多么崇拜自己的祖先所做的伟大事业。这位老人是法土希伐岛东岸已经灭绝的部落中惟一的遗子。他记不清自己的年龄了，但他那如同朽木一样枯干的脸色，似乎已在风雨酷日中渡过了百年光阴。岛上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也没有人相信关于伟大的酋长，太阳神之子蒂基的传说了，而那位老人是记得祖先历史中的一个。

那个晚上，我一直被关于蒂基、关于岛民来自大洋彼岸的传说而激动，伴随着那海浪拍岸的声声低响，我始终无法成眠，仿佛时间又回到了从前，又仿佛就在昨天，蒂基和他的跟随者正在海滩上从浪涛中登上海岸。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妙的联想，转过头对妻子说，“你看见了吗，那森林中的蒂基巨大石像和南美洲已灭绝的文明遗迹太阳石是多么相似啊！”

那海岸上的浪涛还在喧闹着，我想那浪涛一定同意我的观点吧，这样想着，便欣慰地沉入了梦乡。

也许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缘起。而事情的结果是我们六个人和一只金刚鹦鹉乘上木筏开始了我们的探险。

我回到挪威时，把在法土希伐岛采集的一瓶瓶甲虫和鱼类，不顾父母、朋友的反对全部交给了大学的动物博物馆。从那一刻起，我决心放弃动物学来研究原始民族，希望有一

天能够揭开南太平洋之谜，揭示出传奇英雄蒂基的真面目。

以后的几年中，我一直沉浸于太平洋民族史的研究。那小岛始终像梦境一般漂浮在我的眼前。我坐在书房中，不受时空的限制在故纸堆中遨游。从一些科学著作中，从最早的探险家日记以及欧美博物馆中的珍藏丰富资料中，来寻找这一古谜的答案。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些与世隔绝的岛民起源的答案，因为对于这些民族的起源从来就不曾有过统一的观点。

当第一批欧洲人冒险跨进浩瀚的太平洋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与世隔绝的岛屿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人居住了。他们来自什么地方？这些岛屿上还有着田地，有着村庄、庙宇和房屋。有些岛上竟然建有金字塔，还矗立着近四层楼高的石像。谁也讲不清这是些什么民族，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至于答案，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曾提出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是马来西亚、印度、中国、日本、阿拉伯、埃及、高加索、大西洋岛甚至德国和挪威。但是每个设想都有着无法解释的漏洞。于是这个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在科学上人们无法对此解释的同时，人类的想像力就有了它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人们对复活节岛上神秘的石柱以及岛上来历不明的遗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复活节岛上的遗迹令人想起南美史前文明的遗物，所以面对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人们猜测它和南太平洋诸岛一样是一个沉陷大陆留在水上的部分。

这个理论尽管被外行人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动物学家对南太平洋岛屿的昆虫和蜗牛进行了研究之后，便十分容易地

证明了这个观点的错误性。他们的研究表明，自有人类时起这些岛屿之间就互不相通，而且和今天一样与四周大陆隔绝。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原始的波利尼西亚人一定是在某个时期漂流到这些偏僻岛屿的。因为从北方的夏威夷到南部的新西兰，从西方的萨摩亚到东部的复活节岛，这些相距几千海里互不沟通的部落，都讲着波利尼西亚语的方言（他们都没有发展出独自的语言）。

所有的岛屿上都没有文字，除了复活节岛土著人保存的几块木板上无法破译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连他们自己也读不懂，可是他们的学校却以诗歌的形式传颂着他们的历史。他们崇拜从蒂基时代以来所有的酋长，而蒂基本人传说是太阳之子。

现代科学家们收集了各个岛上的当地族谱，结果发现他们的名字及辈数竟然全吻合。波利尼西亚人一代人平均年龄为 25 岁，这样推算，他们大概在公元 500 年左右来到这些岛屿。后来在公元 1100 年左右又有新的移民、新的文化来到这些岛上，从一系列新酋长的出现可以得到证明这个结论。

可是，后来的移民又来自哪里呢？尽管这些后来者十分聪慧，在许多方面有着高度文明的素质。可是他们带来的却是石斧和大量典型石器时代的工具。而在公元 500 或 1100 年间，除了个别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之外，世界上只有欧亚大陆才有这种石器时代文化。而印地安人在美洲大陆被发现时，仍然只使用那些石器，那些在南太平洋诸岛上使用的工具。

在今日南美的秘鲁共和国太平洋岸边向上伸展的群山

中，曾经居住过一种人们所不了解的民族，很久以前这个民族突然从地球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巨大的人形石雕以及梯形的巨大金字塔。这些石雕和皮特克恩岛、马克萨斯岛、复活节岛上的石像非常相像；而那金字塔和塔希提岛及萨摩亚岛上的金字塔一模一样。这些谜一样的民族用石斧在山中开凿出比大象还重的石块，再运到周围好几英里之外的地方，然后把它们一块块摞起来，筑成石拱、大墙或祭坛。

当西班牙人初来秘鲁时，已经在这里建立了宏伟帝国的印加人对他们说，那原野上巨大的遗物是由一个白皮肤的神族建造的。

他们教印加人的始祖从事建筑，教给他们礼节及习俗方面的知识。他们的皮肤比印加人白而且蓄着长长的胡须，身材也比印加人高大许多。后来他们突然地消失了，就像他们来时一样。印加人接管了国家的权力，以后南美海岸上人们再也见不到白皮肤恩师的身影，他们从太平洋向西驶去。

而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当欧洲人到达太平洋诸岛时，当地许多人的肤色简直就是白色的，而且蓄着胡子。有许多岛上的家族，他们全家都是白皮肤，头发有的略红，有的金黄色，眼睛是蓝灰色，鹰钩鼻子。而另外一些真正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家族和他们完全不同，他们的皮肤是棕黄色，乌黑的头发，多肉而扁平的鼻子。波利尼西亚整块国土上都流传着神秘白人的传说，岛民们说他们就是这些神秘白人的后代。罗基文 1722 年发现复活节岛时，看见这些“白种人”时也是大吃一惊。复活节岛上的人们自己也能十分清楚地数出那些祖先是白皮肤的。他们说最先来岛上的就是蒂基和胡图·马图亚，他们从东方一个太阳山国渡海而来。

当我的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入之后，我从研究秘鲁的文化、神化和语言方面，都看出它和南太平洋诸岛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我开始把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考证波利尼西亚民族之神蒂基的发源地。

在我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我终于找到了我要的材料。那是一篇印加人关于日神维拉柯查的传说，维拉柯查是秘鲁神秘白种人的最高领袖。传说中写道：

……维拉柯查是柯楚阿（印加人的一个分支）印加人对他的称呼，他的原名是康蒂基，意思是太阳蒂基。据传说，这些长胡子的神秘白人遭到另外一个部落的袭击。发生在的喀喀湖中一座岛上的战斗中，白种人遭到了袭击和杀害，康蒂基本人及他的密友逃到了太平洋岸边，到波利尼西亚另创新世界。

不过，从我在波利尼西亚看到的一些迹象说明，康蒂基部落独占群岛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很多迹象表明，有一种远洋独木舟曾把美洲西北部的印地安人载到夏威夷，从夏威夷又抵达各个岛屿；他们所乘的船是两只独木舟绑在一起航行的。他们到来之后和康蒂基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新的文明。这就是公元 1100 年左右第二批到达的石器时代民族。因此我决定到西北海岸的印地安人中间去挖掘具有古代波利尼西亚风格的浮雕。这是 1940 年，正在这时候，德国人进攻了挪威。

我在战争中度过了许多没有太阳的日子。最后，当和平终于降临时，我终于可以拿着我那一套完备的理论，到美国去把它公诸于世了。

艰难的筹备

当年我在太平洋海岛上，听到当地老人面对篝火讲述他本民族的传奇。多年以后我又和另外一位老人谈起这件事，我告诉他我要尝试着做一次探险活动。我们的谈话是在纽约一座大博物馆内的一间幽暗办公室里。

这位老人坐在工作台后面，他是一位花白头发却面容慈祥的老人。我们的周围陈列着一排排古代的陶器残片，这些历史的遗物也是解开古代疑团的钥匙。

“不行，绝对不行！”老人家几乎在怒吼着说，然后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自己的身体。

“你错了，绝对错了，”他气愤地摇着头，好像要把我的观点甩到九霄云外似的。

“可是你并没有看过我的论点啊！”我指着桌子上的手稿用眼睛示意他。

“你以为人类史上的难题可以当作侦探小说来解释和推理吗？”他疑惑地反问我。

“可是我的结论并不是凭空捏造，是以科学的观察和记录的事实为依据的！”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稿推开说，“不错，我们并不知道当印加人夺权时那些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没有什么人能够从南美渡海到太平洋的岛上。”

他用十分犀利的眼光注视着我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很简单，他们不会造船，他们无法跨越 4000 海里的海面。”

“可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轻木造的木筏。”我这样反驳他，虽然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老人令人难以捉摸地微笑一下，然后十分沉稳地对我说，“好啊，现在你也可以乘木筏从秘鲁到太平洋群岛之间做一次旅行啦！”

我无法回答他，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天色渐黑，我决定结束我的拜访。当我站起来，他回身把手伸到桌子边，把我的稿件递到我的手上。手稿的标题立即映入我的眼帘，“波利尼西亚与美洲——对史前期关系的研究。”我十分颓唐地把稿件夹在腋下，走下楼梯，融入大街的人流中。

我从老科学家那里来到格林尼治村，每当我在生活中碰见难题时，我总是来这里寻找答案。

我的那位鼻子修长、头发稀疏的小个子朋友见我来拜访，急忙拉我进去。我们走进狭窄的厨房，我拿起一只盘子和一只叉子，朋友在煤气灶上又加了一份菜汤，也不知他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整个厨房里香气四溢。

“事情进行得顺利吗？”他关切地问我。

“我真是没信心了，他们连我的文章都不看就否定了我的看法。”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美味的汤一边向他抱怨。

“你也别太失望，因为在美国异想天开的人真是太多了，”他对我说。然后他又站起身拿过一叠厚稿纸给我说，“你看，这是我做的关于中国农民刺绣中鸟纹图案的稿子，我用了七年的时间来收集和研究，不过现在有人马上愿意出版。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专题研究。”

吃完饭我帮他收拾桌子。“芝加哥大学那边有消息吗？”他问我。“没有，”我回答他。“今天博物馆的老科学家是什么看法？”他又问我。“唉，他认为我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一提起今天的事就更加垂头丧气了。“可是，我一方面觉得你是对的，另一方面又觉得无法理解，就像我那篇论图案著作中的观点一样。”他对我说。“我还以为你会支持我的，卡尔！”我大声向他叫道。“不过，我不会动摇我的观点，我宁愿自己造一只同样的木筏渡过太平洋，来证明我的观点。”我有些激动了。

“你疯了，”他惊异地看了我好半天，希望我是在对他开玩笑。我并没有笑。我知道没人会相信有人要乘木筏跨越这片辽阔海面的。卡尔对我的态度有些莫名其妙。“来，我们到外边喝杯酒吧，”他说。我们在外间一连喝了四杯酒，谁也没有再说话。

那个星期我又该付房租了，但是挪威银行来函通知我，存款已全部提清。我手头十分拮据，只好拎起皮包到布鲁克林区的挪威海员之家住下来，因为那里伙食好而且便宜，所以能付得起。我在楼上租了一个小房间，和那些海员一起在大饭厅里就餐。那里住着形形色色的性格和经历各不相同的海员，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每当谈起大海他们都是十分在行。我还和沉船后乘小艇安全逃命的水手们交谈过，不过他们对木筏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有一个人认为木筏可以进行远航，因为他有一次乘船在大西洋中被德国潜艇击沉，后来在木筏上漂流了三个星期。不过他又补充说，木筏没办法操纵，在海中打着转转，因为风怎么吹它就怎么走。

我从图书馆中查到了最早抵达南美太平洋海岸的欧洲人的记录，里面还附有印地安人大型轻木筏的图示及说明。那

木筏上扯着一张四方型的大帆，木筏下面是一块中心板，筏尾装着一支长长的操纵桨。看样子它并非不能驾驶。

在海员之家我连续住了好几个星期，可是我寄出的手稿都石沉大海，没有一丝的回音。一个星期六，我努力地强打精神，走到瓦特街一家航海用品商店，买了一张太平洋导航图，那售货服务员竟十分恭敬地叫了我一声“船长”。我把地图挟在腋下，乘地铁到欧西宁区一对挪威青年夫妇家去，我每逢周六都到他们的乡间别墅去做客，那是一个十分安静雅致的好去处。这里的主人从前是一位船长，如今在弗利德奥斯陆航运公司纽约办事处任经理。

我在游泳池里泡了一会儿，我们就顶着烈日在草坪上坐下来。我来不及跟他闲谈，便在草坪上摊开了航海图问他，人是不是能乘木筏从秘鲁到达南太平洋群岛。他听了我的话愣了一会儿，但立即回答我说，“可以。”这句话由威廉这样一个行家的嘴里说出来，我感到如释重负。我于是把我的计划全盘托出，谁知他听了我的话之后竟然对我说，“你的打算纯属胡闹。”“可是你刚才还说有可能呢？”我对他的话感到有些惊诧。“即使有成功的希望，可是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他认真地对我说，“而且你并无乘轻木筏的经验，古代秘鲁的印地安人有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他们是用木筏队的形式在大海里航行，若有一艘木筏出了事故，附近的就会赶来救援。可是谁会到大洋里去救你呢？”他这样好心地规劝我，又让我沉住气耐心等上一段时间，等别人看过我的稿子再说。“可是我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已分文皆无了，”我对他喊道。“那你到我这来住好了，可是没有钱你又如何去探险呢？”他这样对我说道。

这时孩子们出来打球了，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